

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檣杌萃編

## 第三回 流瀆相投高談道學 睚眦必報巧遇冤家

卻說賈端甫同達怡軒談了一會，看看天已不早，也就各自睡覺。賈端甫睡在牀上，想起今天花了十幾塊錢，只見了雙鈴兩面，並沒有一句體己的話兒，真是不值。若要再同他鬥一鬥氣，爭奈這金大人勢大財豐，真有卵石不敵之勢。在牀上翻來覆去，又是可惜花了的銀錢，又想戀著雙鈴的媚態，又恨敵不住金道台的勢燄，心中就同潑了些油鹽醬醋一般，真是說不出什麼味兒。這一夜的難過與在通州看會的那一天，大略相同。看書的諸位，這天同去吃酒的共有五人，同是受的一般滋味，那幾位何以並不覺得難過，獨有賈端甫如此呢？須知道，達怡軒這個人，我處什麼樣的境界，自有什麼樣的景象，那些炎涼驕諂的世態，皆是隨境而來，於我身何與？所以，絕不放在心上。習師文、安小齊兩人是如鼯鼠飲河，就像這天的樣子，以為已經甚樂，還有什麼不足？馮吟舟這種人，是從父精母血裡帶來的一種服從性質，看見這些貴倨公卿，覺得他們都是天神降生，應該享受崇奉，我們是應該屏氣斂足，退避三舍的，所以視為理所當然。獨有賈端甫資秉出象，隨處有個出人頭地之思，而又為境遇所限，又不能隨遇而安，就有這種抑塞感慨之氣。這是他的壞處，卻也是他的好處。畢竟與那些甘為人下的不同，所以，將來的名位也比他們高的多了。此種人卻不常有，非是豪傑即是奸雄，不然那些堂子裡氣死的人恐就不少了呢？

賈端甫因受了這兩番冷落，從此深惡煙花，絕跡不入青樓。

有人同他談到風月閒情，他不是正言彈駁，便是掩耳不聞。就有些說到那謝太傅東山絲竹、白樂天江上琵琶的，他也說，這正是他兩位生平的短處，所以他兩人終身的名位勳業，也就不能冠絕一時。我們是現代聖賢傳道，為國家辦事的人，萬萬不可學這前賢的短處，見人就是此等談風。未曾做得風流名士，卻作成了一位理學名儒。達怡軒也還邀了賈端甫兩回，要去復東。賈端甫執意不願，也就罷了。兩人住了幾時，打了有一二百塊錢的把勢，仍舊結伴回到通州。第二年，賈端甫進京會試，那盤川自然是他丈人預備的。他復試取了個二等，那會試的卷子恰恰薦在一位副總裁厲尚書手裡。

這厲尚書官名叫鳳文，直隸人，後來也做到協辦大學士。

歿後，朝廷予諡文貞，將生平事跡宣付國史館立傳，也要算是當時一位名臣。他生平端正清廉，不苟言笑，四十歲上斷弦之後，既不續娶，又不納妾，只有一位寡媳，也是係出名門，十八九歲就守了孀，領著一個遺腹孤兒，侍奉這位公公。真能柔聲怡色，曲意承歡。厲尚書吃的飲食，非這位少奶奶親手調治，吃的就覺不甘。厲尚書穿的衣服，非這位少奶奶親手披扣，穿的就舒服。早朝晏息，皆要這少奶奶在左右招呼。有時，厲尚書病了，這少奶奶便徹夜不眠，親嘗湯藥的伺候。就是溺器，也須他親手遞送。他也絕不嫌穢褻，真要算是天下難得的孝婦。

這厲尚書也能愛惜兒媳，常言道：官久必富。厲尚書雖一直做的是京官，卻是門生故舊甚多。歲時饋贈也就不少。他又是向來自奉儉約，敝車驛馬，上達九重的人，家裡又只一媳一孫人口甚少，有些親戚本家，因為厲尚書正氣逼人，皆不敢輕易親近，也就沒有甚麼分利的人，所以宦囊甚為充裕。這位少奶奶要甚麼就有甚麼，金剛鑽、祖母綠、外國白金、珍珠美玉的首飾，無一不備。只有珊瑚、霞紅的顏色，同那赤金的，因為是穿的終身孝，所以不要，卻是這種淡妝素服更覺得光彩照人。

厲尚書屢掌文衡，愛的是清真雅正，大約時文能揣摩，仁在堂試帖能揣摩，功夫深些的，總合得這位尚書的法限。這位厲尚書得了這賈端甫的卷子，真是臭味相投，愛不忍釋，慌忙拿著送與大部裁傅中堂去看，意思想要中他一個會元。傅中堂細細的看了一遍，說：「這人理法尚清，但是筆下過於峭刻，毫無一點活潑的天機，恐怕這人將來就是大用了，也不過是王介甫一流，不近人情的人物，不中他也罷了。」厲尚書那裡肯聽。傅中堂不能過拂厲尚書的面子，只好把他低低的排在榜裡，中了一名貢士。這大約也就是他不欺暗室一點陰鷲所致。

場後，賈端甫去拜老師厲尚書。一見極為稱贊他的功夫，又見他舉止端嚴，衣冠古樸，談論吐屬大半本於程朱語錄，是自己一路的方正人物，心中甚是喜歡。

賈端甫復試二等，殿試二甲，朝考也在二等。引見下來用了一個主事，簽分刑部。恰好山東司裡有個江蘇的同鄉司官，就把他拉進這司走。接著同鄉團拜、同年團拜、請老師、老師請，真個酬應不了。厲老師請同門的這天，居然派他執壺，這真算非常的體面。一直鬧到七月底邊，才算清靜清靜。新科進士到這時候，都要請假回籍省親。這賈端甫本已無親可省，就是掃墓也還可攔在腦裡，看看丈人妻子更是不要緊的，倒是要散散硃卷，打打托勢，張羅兩個住京的旅費是第一切己之事。

所以，也就隨著眾人照例請了一個假。因想：我這回到家是個兩榜京官了，本地官府自然也要拜往拜往，住在丈人舖子裡似乎不像樣子，於是先寫信托同年達怡軒，代他找了一所三間兩進的房子。又在京動身前幾天，寫了封信與他丈人，說是叫他夫人先搬到新房子裡住著，門口貼好了報條，釘好了進士的匾額，僱一個男僕、一個女僕、一個燒飯的。用度還是要請他丈人接濟的。他丈人接到這信，本來是個心愛的女婿，現在又中了進士，做了官，那來的信比那道士的符咒還要靈些，就一一的依著他佈置。

不多幾天，賈端甫錦衣歸裡。頭一天打蘆涇港到家，不免辛苦，又有些附近的鄰居親友，過來道喜，更覺勞乏。做了官的人身體是尊貴的，自然要在家歇歇。他丈人周敬修算他第二天必定要來登門，忙把店堂後頭一間客屋鋪設齊整，還備了些點心菜蔬，穿了衣帽專誠等候。誰知到晚並未見來，叫出店的打聽打聽，說：「今天坐轎子出來，只拜了州裡的惠大老爺，同花布捐的王大人，就回去了。」到了第三天，他丈人有些熬不住，只好穿了施子馬褂，套了靴子，戴了大帽子，先到女婿府上來道喜。那周敬修走到賈端甫的門口，看見旗鑼牌傘站滿了街上，說是州裡惠大老爺正在裡頭會著，周敬修不敢進去，只好站在門外老等。這位惠大老爺在裡頭談了好半天，才聽見裡頭喊送客。外頭的頭鑼紅黑帽銜牌紅傘一個個的站立齊整，又停了一會，才看見藍呢四轎抬了出來。原來這位州大老爺就是增朗之增二少爺的老翁，名字叫惠椿，號叫蔭州。他看見賈端甫用了京官，又聽見本地會試的舉人回來說起他是厲尚書的得意門生，所以見他回來，應酬的格外週到。頭一天拜了之後，第二天就趕緊回拜。先是賈端甫叫人擋駕，他定要登堂道喜。

擋了兩次擋不住，只得請了進去。一見面就行了大禮，起來笑著說道：「老同門你怎麼這樣的客氣，我們同在厲老師的門下，那就是通家至好，以後儘管便衣常到兄弟那邊去坐坐，我也不時要來請教請教，千萬不要見外。」又問了厲老師同京裡的些情形，所以坐了許久才端茶告辭，走到台階子下要上轎的時候，還拉著手說了许多話。就是多年換帖至好，也沒有那麼親熱。比他前年相待的情形，真是大不相同。這惠大老爺的轎子出門之後，周敬修才敢走了進來。賈端甫卻也降階相迎，他向來是跟著似珍姑娘叫爹爹的，這回中了進士，卻在那爹爹上頭加了「丈人」兩個字，「叫了一聲「丈人爹爹」，說道：「我昨天本來就要過來請安，因為拜了州裡同花布捐兩處，談的工夫都不小，在轎子裡又坐了半天，實在有些腰酸，只好就回來了。今兒要過去又聽說州裡要來回拜，恐怕他定要拜會，不能不在家裡等等，果然擋了幾次再擋不住，坐到這時候才走。」

你老人家倒先來了，真是對不祝」

說著就邀他丈人在炕上坐著，送了茶。他也坐在對面炕上，衣冠相陪。周敬修是個生意中人，看見這樣官腔官板的，實在弄不慣。坐在炕上動也不是，靠也不是，真弄得他手足無所措了。心裡要想到裡邊去看看女兒，爭奈這賈端甫只管講京中考試的規矩、臚唱的儀節，及些官場的情形，剪不斷他的話頭。

周敬修又不懂得這些，惟有唯唯而已。隔了半天，賈端甫的話才祝周敬修正要開口，只見賈端甫從京裡帶回來的一個管家戴著大帽子，恭恭敬敬的走了進來，手裡拿了一個拜帖、一個拜匣上來。回道：「州裡惠大老爺送來的賀儀四十兩，還有一份請帖，請老爺明天的申刻吃酒。」

周敬修聽那管家的聲音，是個揚州人。賈端甫把帖子同封套細細的看了一看，叫這管家在廳背後轉堂門口，把新用的劉媽喊了出來，在轉堂門口遞與劉媽，交代太太暫時把這銀子收好，並叫太太在那窗口書桌橫頭文具盒子裡面，拿一張印好的謹領謝的帖子，一個木紅封套，一枝筆同墨盒子，交代拿出來。

又等了一會，劉媽托謝帖、封套、墨盒，拿了出來，仍站在轉堂門口，交與這管家。這管家恭恭敬敬的拿出來，放在炕桌上。

賈端甫在那謝帖上角端端正正的寫了「敬使一元」四個小字，又在身邊袋裡挖出一塊洋鈔，封在木紅封套裡，又在面上寫了「茶敬」二字，旁邊注了「一元」兩個小字，交與管家。連帳子拜匣待交州裡來人回去道謝，又叫這管家托請帖放在護書裡，預備明天去吃酒的時候面繳。托墨盒子同筆在轉堂門口交與劉媽拿過去。這邊，周敬修看沒有事了，才說道：「我女兒好麼？我要看看他。」賈端甫沉吟了一下，想這是沒得說的，只好拿著官腔喊了一聲：「張全！」那個京城裡帶回來的揚州管家，又戴著大帽子恭恭敬敬的走了上來，垂手站著。賈端甫向他說道：「你叫劉媽傳話，同太太說，外老太爺要進來看太太呢。」那張全到廳背後轉堂門口，叫了劉媽，同他說了。

那劉媽進去回了太太，又出來到轉堂門向張全說了聲，太太說請。那張全回到廳上，垂手回說：「太太說，請外老太爺到上房裡見。」然後，賈端甫邀著周敬修下了炕，張全在前領道，走到轉堂門口，張全站住了腳，喊了一聲：「外老太爺過上房來！」裡頭劉媽又接著出來引道。其實，只隔了一個院子，卻費了許多的周折。那周敬修帶來的一個出店的，在家裡是見慣了這位姑娘的，有的時候還同這位姑娘坐在一張板凳上，揀枸杞頭兒洗豆芽子呢。今兒看見這位姑娘做了太太，意思要想過去替姑娘請安，順便看看上房裡的鋪設。剛走到廳背後，那張全連忙攔住道：「不要亂走，我們老爺吩咐過的，男底下人，不准進這轉堂門，女底下人，不准出這轉堂門，若要違犯了不但砸了鍋，還要送到衙門裡吃板子呢。」那出店的把舌頭一伸，說道：「做官的規矩真正厲害。」連忙縮著腳退了出去。周敬修走到堂門口，這位周氏太太已穿著補褂紅裙，打房裡出來。

因為他老翁第一次上門，行了一個大禮。賈端甫就讓周敬修坐在堂屋中間神櫃面前方桌旁邊上首一張椅子上，自己也在下首一張椅子上相陪，叫周氏太太在下首旁邊椅子上坐著。周敬修父女還未交談，賈端甫又講起京裡做官的話來，又是半天才祝周氏太太才問了一聲：「娘這兩天可好？」周敬修道：「好的，只是狠記掛你，說過一天要接你回去玩玩。」周氏太太看賈端甫沒有搭腔，也不敢貿然答應，只含糊的應了一句。周敬修又問：「前天送來的三十塊錢收到了麼？這個月想也夠用了。」周氏太太說了一句：「收到了。」賈端甫接著道：「丈人爹爹，家用呢，三十塊倒也可以敷衍，但是我既在家裡，這官場來往是免不了的，茶水燈燭、轎鈔賞封，一切開銷自然不少，還要開賀請酒，這兩個月的用度竟拿不定呢，請你老人家再送二百塊錢來罷。」那周敬修把眼睛瞪了一瞪，又不好回答，只好勉強答應。正在談著，只見那個張全又走到轉堂門口，手裡拿著一個帖子，叫劉媽來，回說花布捐王大人來拜。賈端甫便邀了周敬修到外面去坐，可憐他父女兩個兒見面，彬彬有禮的坐了半天，一句家常話也沒有能談，這也真是做了官太太的苦處。走到廳上，周敬修恐怕王大人要進來，匆匆就走了。

賈端甫送了丈人，然後叫管家出去擋駕，那曉得一擋倒也擋住了。

到了第四天的飯後，賈端甫不能不到丈人家去了，穿了衣帽，坐了轎子，帶了跟班，來到丈人家裡。周敬修連忙接到店門口，邀進店堂背後客座裡。賈端甫倒也行了一個大禮，謝了他丈人，然後又到裡頭替丈母也磕了頭。他那小舅子也從村館裡回來，同姊夫見了禮。賈端甫送了他一個墨盒子，兩校開過的筆，說是他殿試的時候用的，替他發兆，將來也像他一樣。

周敬修夫婦兩個歡喜的了不得，趕著教出店的去弄點心，又要留女婿吃飯。賈端甫說這倒不必，今天是州裡請我，稍為坐一坐就要去的。談了一會，看了一看表上，已有四點多鐘，叫提轎子再拜兩家客，就到州裡去吃飯。周敬修知道不能再留，只得送上轎而去。這賈端甫家本寒素，父母又見背得早，平日來往的親戚本不多，這回中了進士，本地官府又同他來往的厚，那些人看了十分羨慕，只要有彎子可以敘得過來的，都來上門認親。也有讀書的，也有做生意的，也有當衙門的，不過總想在他面子上沾點光，或在官府面前說兩句話，或薦個把小小的館地，也是好的。就是他那兩個娘舅莫仁、莫信，有多年不通往來，這回也先上門來替外甥道喜，還要過來幫忙。在賈端甫呢，本來不願意把惹這些人的，因想了一想，一來是桑梓之情難卻，二來就要開資，這些人既來認親，那有不送些資儀的，積少可以成多，大處不可小算，至於以後的事再想法子撇開他們，也不難的。當時也就不十分拒絕。忙了幾天，賈端甫又去上了幾處本支的祖墳，揀了日子開賀，官場生意親友人多多少少的都送了些賀儀。就是那位龍師爺，當時彼此雖然不歡而散，此時也還送了四塊鈔。到開賀之後結算下來，總共也收了有三四百塊鈔的光景，也就不算少了。

他開賀是挑了兩個日子，一個日子請官場，一個日子請的是本城親友。到了請親友這天，把三間廳的隔板打通接著廊簷，勉強擺了十二桌，幸虧都是借的板凳。若用椅子就萬擺不下了，卻是坐的滿滿的。賈端甫各桌送了酒，坐在中間簷口末席相陪。

上了兩道菜，讓了幾杯酒，賈端甫舉著杯子向著各席道：「今天蒙各位高親貴友賞光，我賈崇方不勝榮幸之至。我卻有句話要趁著各位高親貴友通同在坐先告過罪，望各位乾了此杯，聽我賈崇方一言。」

大家皆略略舉了一舉杯子，側耳靜聽，寂然無嘩，只聽見賈端甫說道：「我賈崇方，托眾位福庇，得中兩榜，通籍朝端，便是一個朝廷的命官，儒林的表率了，在國就要想做一個正色立朝的臣子，在鄉就要想做一個守正不阿的紳士。但是要做名臣正紳，自然先打立品起，凡有替人說事薦館等事，那是最乾礙品行的，我可發誓不為，恐怕各位親友不知，看見我做了京官常與地方官來往，有些事體要托我向官府關說關說，或是要謀個托征收釐金之類的館地，要找我推薦推薦。那時，我要答應呢，壞了我的品行聲名，那是我斷斷不肯的。若要回報，豈不叫來托的人下不去？所以，今日當著大眾說明，望諸位高親貴友，總要原諒，免得臨時見怪。還有一說，我目今是個京官那不必說，將來提了員外，做了郎中，得了京察，放了府道，那時是做外官了。外官衙門最壞事的，就是官親，你們不看見那時報裡論的麼，可謂將官親的弊端，發揮淨荊將來找放了外官，我那衙門裡可一個官親也不用，倘各位高親貴友以俗情相待，到那時遠道見訪，不要怪我賈崇方無情，不但衙門裡不能破例位置，就是盤川也分文不能送的，寧可將來回家盡情負荊請罪，在官的時候，可不能不惜守官箴的呢。」這一席話，說的各親友面面相覷，默默無言，有兩個善於奉承的讀書人，還說端翁這話真是做官的正理，而且預先向大家說明，免得人家不知誤犯，到那時進退兩難，更是端翁忠厚待人的地方。只有那達怡軒在東首靠牆的一個桌上冷笑了一聲，低低的說道：「做官的正不正、清不清全在自己，那裡有會被人家帶累的呢？」

我不信古來那些名臣正士，難道他都是斷絕六親的麼？」賈端甫耳朵裡。也微微聽著兩句，心裡想道：他是個同年的舉人，若同他兜搭起來，設或他再響響的說兩句不中聽的話，那時同他辯也不好，不同他辯也不好，倒不如裝作不聽見過去罷。這正是他的天稟聰明，一入仕途就會了這見風收帆的訣竅，無怪他將來要宦途得意呢。賈端甫把話說完，又拿著杯子勸著大家道：「我只顧說話，把眾位的酒都耽誤了，請乾一杯。」一面又催管家斟酒。不多一會菜完席散，眾親友各自告謝而去。

賈端甫在家裡住了一個多月，也到州裡去過兩次，惠蔭洲也來談了幾回，又托惠蔭洲寫了幾封信帶在身邊，先在場下，後到揚州、南京、上海、江蘇各處官嘗鹽務、商號張羅了些，約摸也有千金左右，回到通州，已自臘月中旬。這天看見報上的電傳閣抄，是傳中堂逐出軍機創職回籍，卻把厲尚書派在軍機大臣上行走。他看見他的恩師進了軍機，不覺怦然心動，就有個王陽在位真禹彈冠的意思。忙忙收拾過年料理進京，只因要帶著家眷走，不帶老媽子，路上無人服侍，帶老媽子，通州人聽見進京，覺得路遠得狠，要的工價甚昂，這是個日長歲久的事體，怎能不打算打算呢？張全乘機說道：「小的也一妻一女，妻子本是北邊人，女兒也方三四歲，本想帶著進京，不如叫他路上服侍太太小姐，求老爺賞份盤川就是了。」賈端甫也覺得很便當，就叫他趕緊到揚州接了來。賈端甫計算，張羅的錢為數不多，又同他丈人商量硬要通挪一千銀子。可憐這周敬修是個視一錢如命的生意人，怎經得這女婿左一次有一次的刮削呢？然而又因他官尊勢大，有三分愛他的心，還有三分怕他的心。只得忍著肉痛，照數替他匯了進京。賈端甫算了一算，總共腰裡有兩千多金，京裡還有印結可分三四年的用度，也可以敷衍得過，就帶著這位周氏夫人、靜如小姐、張全夫婦，連他那小女兒一齊動身。通州僱的男女僕人、燒飯的都開銷了。

周敬修還親自帶著幾個出店的送他們到蘆涇港，幫著搬東西上輪船。這駁船也就鬆了纜，開去了。

賈端甫到了上海，在長髮棧住了兩天，搭了新濟輪船，到了天津，坐火車到京，暫在楊梅竹斜街的斌升棧住下。第二天，趕緊到厲老師宅子裡道喜。他是十點鐘進內城的，在門房裡坐了有一點多鐘，老師方才回來。回事的把他的帖子送了上去。

厲大軍機一見大喜，就請在書房裡談了半天，留他同著吃了飯，同他說道：「近來我竟忙得狠，人家看了闊，其實沒有甚麼意思，不過朝廷的恩典厚，不敢辭。」賈端甫道：「老師是清望著於中外，不但朝廷倚為柱石，就是天下蒼生，亦無不額手仰望的。」師生兩人談的甚為投契，到三點多鐘，方才回去。次早到衙門裡銷了假，又在總部衙門、老師宅子左近，找了幾間小小的房子，把家眷搬了進去。江蘇同鄉翰林部曹，在順治門外幾處衙門裡住的居多。他卻另有意見，一來離老師宅子近，何以時常過去授業，二來內城用度省些，三來他是個要講道學的人，免得住在城外有些親友要拉去吃館子、聽戲，壞了聲名，多了是非。所以，住在哈達門內清靜些兒。他曉得老師是不收禮的，只揀了在上海買的幾件素色外國緞的女衣料，送與那位寡世嫂。看見幾件衣料又狠中意，也就破例收了。從此他不時就到厲大軍機宅裡走走，門房裡幾位得用的回事、管家，也都混的狠熟，他到了宅子裡，只要老師回來空著，總是在面前陪著閒談。若老師這天沒空，他就躲在門房裡不露面子。厲大軍機看他來的時候無一回不湊巧，曉得他是個方正而又精細能乾的人，並非那種一味古板迂腐無用的可比，心中格外喜歡，裡頭有甚軍機事務，不時也就同他談談。他卻是謹守溫樹不言之戒，從無絲毫漏泄，老師更加賞識。但是，他既是一位軍機大臣的得意門生，天天可以同這軍機大臣見面的，他雖然不肯同人家應酬，人家也爭著要來同他親近。他卻狠有分寸，凡是他自己的同鄉、親友來找尋他，就一概正言厲色的回絕，說是我雖然常在敝老師處走走，但是所談的皆是窮理盡性的學問，立身行己的功夫，至於朝政外事。我固一概不問，老師亦極不與我談的。若要講到說項推轂的話，我這位老師固是鐵面無私，一毫關節不通風的。就是我兄弟也還知自愛，怎肯為人家濫作曹邱呢？那些人也就不敢強以所難。若是同厲大軍機那一面有點瓜葛的人，要他在裡頭敲敲邊鼓，說兩句好話，他倒也樂於成人之美。而且他說話的法子又巧，候的時候又准，只要是他答應說的無不靈驗，從不會碰釘子的。這些得到好處的人，也甚感激，遇著進京、出京、年下、節下，大約都有些饋贈的。

只要這人送的誠實慎密，他倒也不肯過拂人情，總要照數笑納的。如此兩三年下來，他一個極清廉的窮京官，倒也不求富而自富。就是他那位管家張全，也沾光不少。可見只「財」之一字，只要運氣來了，甚麼官皆可以發得，也有個莫之為而為的道理在裡頭呢。

這天，正在厲大軍機那裡閒談，忽見外面回事的拿過一個手本、一個帖子來，手本上寫的是同知銜指分廣東試用知縣增輝，帖子上是小門生增輝，上頭粘了一個紅簽子，寫的是係江蘇通州直隸州知州惠椿之子。幾個小字還夾著一封信，信面上是夫子大人安稟。賈端甫在旁一看，心裡想道：這不是通州的增二少爺麼？他怎麼忽然到京裡來呢？這回就是來找我老師的門路，可也碰在我的手裡，且慢慢的叫他吃點小苦，他才曉得人不可以貌相呢。這厲大軍機一面拆信一面說道：「惠蔭洲的兒子也捐了官了，這倒不能不見呢，就請在那邊小花廳坐罷。」

究竟這增朗之為甚麼進京？恐怕下一回的書還說他不完，請諸位停停再看罷。